史
900
844.2
1—8

# 十七史商榷

後漢書

卷二十九至三十七

十七史商榷卷二十九

東吳王鳴盛述

後漢書一

范氏後漢書用司馬彪志補

范蔚宗之前作後漢書者已有數家今皆不傳而范氏獨存說詳後蔚宗著書指趣及其爲人說詳後南史篇中范書無志梁劉昭注之卽以司馬彪續漢書志補入孫氏承澤李氏光地皆指爲范氏書觀陳振孫書錄解題第四卷宋館閣書目已如此誤也此志每卷首題云梁劉昭注補不知何人題正因以司馬

志補范書卽劉昭所爲故後人題之如此別本改云補注豈司馬志有所闕也抑昭之前已有注司馬志者而昭又補其注耶昭之前未見有注者也姑再考之又天文志第三卷通卷無注必係亾失非劉氏原本至五行志第四卷範五行傳文劉昭注亾鄭注亦因之遂亾也

此卷思傳劉注亾鄭注亦因之遂亾也

晉書八十二卷云司馬彪字紹統高陽王睦之長子出後宣帝弟敏初拜騎都尉泰始中爲秘書郎轉丞

以漢氏中興訖于建安時無良史記述煩雜譙周雖已刪除然猶未盡安順以下亾缺者多彪乃討論衆書綴其所聞起于世祖終于孝獻編年二百錄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爲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後拜散騎侍郎惠帝末年卒年六十餘今彪書志現存凡三十卷篇卽卷也則其紀傳僅五十篇未免太略范蔚宗書紀傳其百卷較彪且不啻倍之觀彪自述嫌舊史煩穢志在刪除則彪意于志稍詳而于紀傳則甚略所見稍偏劉昭用范紀傳而補以彪之志頗爲合宜

蔚宗非不作志未成而謀欠後爲謝儼取其稿蠹以覆車故惟存紀傳事見李賢後漢書第十卷下公主傳注洪邁容齋四筆第一卷陳振孫書錄解題第四卷洪玉李賢謂出沈約宋書謝儼傳儼傳卻無之江祐詰謝朓朓適作一詩命左右取以示祐既而曰正復不急遂已祐以爲輕已譖而殺之李賀平日素輕一友賀天亡後其人取賀所作詩投溷中故賀詩傳世者不多以蔚宗之恃才傲物取憎羣小如江祐之恨謝朓者必多矣故其誣以重罪而殺之乃身後著述之迺阨文與李賀同千載而下可爲隕涕然人皆有一欠蔚宗畢竟常在天壤彼姬賢嫉能之小人如謝儼者亦何爲哉



蔚宗又別自作邊讓以述百官梗槩欽明階次詳悉見蕭子顯南齊書百官志敘首蔚宗固非不能作志者

劉昭李賢注

梁書文學傳劉昭字宣卿平原高唐人幼清警外兄江淹早稱賞之天監初起家奉朝請累遷征北行參軍尚書倉部郎除無錫令歷宣惠豫章王中軍臨川記室集後漢同異注范蔚宗書一百八十卷世稱博悉遷通直郎出爲剡令卒官南史文學傳畧同攷昭

注范氏紀傳司馬氏志今世所行紀十二卷志三十
卷傳八十八卷即其本也梁書所云一百八十卷八
十當作三十唐章懷太子賢既用其本改其注矣于
志仍用昭注注紀傳易注志難避難趨易也且昭所
注續志頗有可觀則其紀傳注必佳仍舊可耳何必
改作唐初諸皇子好以著述爭名太宗子承乾命顏
師古注漢書泰引蕭德言等撰括地志矣賢又招儒
臣爲此枉使劉注零落不全恐有意存掩美改壞舊
注并襲取舊注攘爲已有者
爲章懷太子注范蔚宗後漢書者張大安劉訥言格



希元許叔牙成元一史藏諸周寶寧等見新唐書八
十一卷章懷本傳又見八十九卷張公謹傳一百二
卷岑長倩傳諸人皆無所表見學識未必佳于劉昭
或襲取或改壞恐皆不免（格希元姓格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作革希元未知何據宰相世系表格氏允格之後輔元相武后希元卽其弟然則作格無疑）
唐劉知幾史通第五卷云范蔚宗之刪後漢簡而且
周踈而不漏蓋云備矣而劉昭採其所捐以爲補注
言盡非要事皆不急譬人有吐果之核棄藥之滓愚
者重加掇拾潔以登薦持此爲工多見其無識也愚
謂知幾稱蔚宗之美甚確至其詆斥劉昭恐未必然

大約唐初人有此一種議論所以李賢輩有事改譔昭注遂遭廢去大半就如知幾之言則昭注似裴松之之於陳壽松之雖少裁斷其博亦有可取此等入正文則煩褻入注猶差可況昭注必勝松之邪凡著述空際掉弄提唱馳騁愈多愈亂人意紀載實事以備參考雖多不甚可憎

刊誤補遺

兩漢刊誤補遺十卷前八卷皆前漢而後漢僅居其二詳案之亦醇疵互見也其中最精者一條趙岐傳岐著要子章句刊誤要當作孟而不能言孟所以誤爲要之故仁傑則云古文要作㫐與龜相近疑孟與龜通岐傳本作龜子章句而誤作㫐耳此條實精妙無比似深於小學者乃於牙門一條內論車字古皆音尺奢切從漢以來始有居音此則全不識古音而亂道矣牟字一條據歐陽永叔詩本義強指來牟爲后稷初封所賜祭器而斥毛鄭赤烏以牟麥俱來爲誕大約趙宋人說經如邨氓演劇里巫降神一派弊風捕影如仁傑的是趙宋人口吻塗山一條以郡國志爲范蔚宗所作豈非目視而不見其墟者邪

十七史商榷卷三十

東吳王鳴盛述

後漢書二

光武先主同出

光武與蜀先主同出於景帝光武紀云景帝生長沙定王發發生春陵節侯買買生鬱林太守外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生光武三國志蜀先主傳云先主姓劉諱備涿郡涿縣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是同出也前書景十三王傳贊愚不

等賢者如河間獻王諸侯中所僅見其凶殘悖亂者
至無復人道而後漢與蜀則又同出於此亦異矣
前地志陸成係中山國屬縣非涿縣亭未詳

六隊

光武紀與王莽前隊大夫甄阜戰○李賢注○王莽置六
隊郡○隊置大夫一人如太守○南陽爲前隊○河內爲後隊○
潁川爲左隊○宏農爲右隊○河東爲兆隊○滎陽爲祈隊○
按前書莽傳分河東河內宏農河南潁川南陽爲六
隊郡○劉奉世謂其下文別有河南大尹改爲保忠信
卿○則知六隊中無河南○河南二字當作滎陽劉說得
之李賢此注○

洧陽

伯升破秣宗將軍陳茂於洧陽注洧陽縣屬南郡按
洧陽地理郡國二志皆屬南陽此作南郡當是脫陽
字

兵法六十三家

王莽徵天下能爲兵法者六十三家數百人按莽傳
云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術者各持圖書受器械此
者字宜在家字之下司馬彪天文志述此事亦云能
通兵法者六十三家亦誤也

宗佻

驃騎大將軍宗佻更始傳作朱佻

破虜將軍

更始遣光武以破虜將軍行大司馬事按上文云破虜大將軍此似脫一大字

舞陽

更始使舞陰王李軼屯洛陽注舞陽縣屬南陽郡按地理郡國志皆云南陽有舞陰帝紀及馮異傳皆云李軼爲舞陰王此注誤更始傳作舞陽王亦誤

光武封更始

建武元年詔曰更始破敗棄城逃走今封爲淮陽王吏人敢賊害者皇同大逆愚謂更始因伯升起實以無罪殺伯升光武封之類以德報怨矣但當如盆子待以不死耳

盧方

盧方起安定方當作芳

眞定王揚

建武二年眞定王揚謀反注揚景帝七代孫按揚常山憲王舜七代孫當作景帝八代孫

東陽津鄉

建武三年建義大將軍朱祐與延岑戰於東陽斬其將張成拔續志育陽有東陽聚注朱祐破張成處又五年征南大將軍岑彭伐田戎於津鄉接續志南郡江陵有津鄉

喬扈

建武七年雲中太守喬扈降接盧芳傳作僑扈

高句驪

建武八年高句驪王遣使奉貢接王莽更名高句驪王爲下句驪侯至是復故下辯

中郎將來歙破公孫述將王元環安於下辯注縣名屬武都郡接下辯道名地理志有下辯道續志脫道字隸釋武都太守等題名有下辯道長任詩則知後漢仍爲道注縣名非也

三校尉

建武十五年復屯騎長水射聲三校尉官注七年罷接此紀凡置字皆誤作致不知何故此致字亦誤但本紀七年僅云省長水射聲校尉官不言屯騎此注恐尚有小誤

葉

建武十七年幸葉章陵注葉縣屬南郡按葉章陵俱屬南陽注脫陽字

復南頓田租歲

建武十九年幸汝南南頓縣舍復南頓田租歲按據文不見歲數係歲上脫一字其下文二十年復濟陽六歲復十年帝笑增一歲而其下文二十年復濟陽六歲南頓當與濟陽同則此當爲初復五歲增一歲爲六所脫疑五字

中郎

建武二十二年匈奴薁鞬日逐王比請和親使中郎李茂報命按匈奴傳作中郎將此疑脫一字比後爲南單于自此世爲漢用矣

中元元年

中元元年夏四月己卯改年爲中元按祭祀志四月己卯大赦天下以建武三十二年爲建武中元元年此用四字紀元亦見東夷倭國傳傳寫誤脫建武二字鍾淵映歷代建元考采通鑑考異及胡三省注引洪适隸釋辨之甚詳

光武年

中元二年二月戊戌帝崩於南宮前殿年六十二按

光武二十八歲起兵中更更始二年建武三十一年中元二年則崩時年六十三此二字傳寫誤也

吳常

顯宗紀永平八年初置度遼將軍注以吳常行度遼將軍接吳常當作吳棠

良成

永平十五年帝耕于下邳徵琅邪王京會良成注良成縣名屬東海接續志良成屬下邳

西河王敏

永平十六年大司農西河王敏爲司徒注漢官儀曰敏字叔公井州隰城人接據此則王氏在井州者尚有西河一望不止太原

兩二月

永平十七年二月乙巳司徒王敏薨二月癸丑汝南太守鮑昱爲司徒兩二月下衍

司寇

永平十八年詔令天下凡命自殊死以下贖死罪縑三十匹右趾至髡鉗城旦春十四完城旦至司寇五匹一本寇下有作字接此上文十五年詔亦有此三條寇下亦無作字而和熹鄧后紀亦云右趾以下至

司寇但章帝紀建初七年詔先言繫囚鬼薪白粲以上皆減本罪各一等輸司寇作然後繼之以佐命贖死罪云云章和元年詔同如此則寇下可省作字而元和元年詔亦有輸司寇作之文若永平十五年十八年詔其上文絶無輸司寇作字樣何得但言司寇實屬不成文理此非脫作字乃史家因吏牘之文而失者

今城

肅宗紀建初二年燒當作羌叛今城太守郝崇討之今城當作金城



產子復

元和二年詔人有產子者復勿算三歲按前高紀七年令民產子復勿事二歲此多一歲

諱肇

和帝紀帝諱肇注伏侯古今注曰肇之字曰始肇音兆臣賢按許慎說文肇音火可反上諱也但伏侯許慎並漢時人而帝諱不同蓋應別有所據愚攷說文卷十二下戈部肇但云上諱並無火可反之音亦無解釋惟徐鉉注云後漢和帝名也李舟切韻云擊也从戈扉聲直小切卷三下支部肇字則注云擊也从

支肇省聲治小切卷十二上戶部肇字注云始開也从戶从聿治小切釋詁肇始也又謀也釋言肇敏也大雅江漢肇敏戎公毛傳用謀訓合而攷之此字訓始者當作肇不當从支今伏侯既謂諱和帝名曰始而字又爲肇非也从支者訓擊則从戈者不訓擊李舟之言亦非至和帝名既訓始則音兆者是說文反切用孫愐雖出於徐氏而當李賢時蓋已有附入者但音肇爲火可反殊屬舛謬案金壇段氏據玉篇及五經文字謂古有肇無肇从戈之肇漢碑或从支俗乃从支作肇而淺人以竄入許書支部中其說是也

二月壬辰

和紀云章和二年二月壬辰即皇帝位接章紀章帝以正月壬辰崩而此紀和帝即位在二月壬辰二者書日必有一誤

阜陵王种

永元三年夏六月辛卯尊太后母比陽公主爲長公主辛丑阜陵王种薨注阜陵王种之子接太后上脫皇字比陽當作沘陽种阜陵王延之子注中种字傳寫誤傳作冲毛板脫誤不悉出聊偶著之

租更

永元九年詔今年秋稼爲蝗蟲所傷皆勿收租更勞稟更謂踐更之役也

趙世

燒當羌寇隴西遣越騎校尉趙世等討破之趙世西羌傳作趙代彼避唐諱一書中有避有不避疏畧也今不悉出聊一見之

遼東昌黎

復置遼東西部都尉官注西部都尉安帝時以爲屬國都尉在遼東郡昌黎城按地理志遼西郡交黎縣應劭注曰今昌黎之名始見於此而西漢實無昌黎縣應劭於後漢雖言昌黎而郡國志亦無此縣唐貞觀八年置此縣隸營州都督地在異域泝昧難知今之昌黎縣隸平府者則金所改移之名又非唐之昌黎縣也若漢遼東之西部都尉治無慮縣不治交黎縣李賢以漢遼西交黎之名被之遼東殊誤若韓文公自稱昌黎舊唐書亦云昌黎人而韓實南陽人非昌黎再攷

龍眼、

元興元年南海獻龍眼荔支注廣雅曰益智龍眼也按龍眼與益智非一物廣雅誤說詳唐愼微經史證類備用本草第十三卷文多不載

後漢書三

東吳王鳴盛述

史書五十五

安帝紀好學史書注周宣王太史籀所作書五十五篇按藝文志史籀十五篇此云五十五上五字衍

清河王

十二月甲子清河王蒜按清河王慶不名殆以其爲安帝之父故耳然勃海王鴻質帝之父仍名何也例亂矣

犍爲南部

永初元年春正月戊寅分犍爲南部爲屬國都尉按續志云犍爲屬國故郡南部都尉永初元年以爲屬國都尉別領二城

兩三月

永初元年書三月丙午其下書丁卯又其下書三月癸酉上三字當作二

不調會稽

調揚州五郡租米贍給他郡注五郡謂九江丹陽廬江吳郡豫章也揚州領六郡會稽最遠蓋不調也按下文七年調零陵桂陽丹陽豫章會稽租米則會稽或但此役不調非以遠故免

遼蔣

永初四年遼蔣太守耿夔討南單于蔣當作東

元初元年多誤

元初元年一年中紀事多脫誤如三月已卯日南地坼三月癸酉日有食之連書三月既無理已卯與癸酉相距五十五日亦有誤其下文又書冬十月戊子朔日有食之一歲再日食恐亦誤其下文又云十一月是歲郡國十五地震十一月下又有脫

太僕山

元初二年太僕山太山馬英爲太尉上山字衍

無慮夫犂

八月遼東鮮卑圍無慮縣九月又攻夫犂營注無慮縣屬遼東郡慮音閭有醫無閭山因以爲名焉夫犂縣名屬遼東屬國按志遼東郡及遼東屬國皆有無慮縣醫無閭山則在屬國之無慮縣不在郡所屬之縣至夫犂則郡與屬國皆無此縣注於二者皆有誤

聽行三年喪

元初三年初聽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按劉愷傳云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由是內外衆職並廢喪禮元初中鄧太后詔長吏以下不爲親服者不得典城選舉謂此事也建光元年三月鄧太后崩安帝始親政其年十一月復斷大臣二千石以上行三年喪矣其後桓帝永興二年又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延熹二年復斷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此事反覆乃爾國將亾必多制也

與馬城

建光元年鮮卑圍烏桓校尉與馬城按與當作於



春秋

延光二年詔選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書毛詩穀梁春秋各一人按春秋上脫左氏二字

北海樂安二王

延光三年北海王普樂安王延來朝北海王普於上年蒙此乃恭王嗣位來朝普當作翼何氏焯已辨之愚考樂安王此時名鴻延字亦誤

右校令左校丞

初復右校令左校丞官按志左右校皆有令丞劉昭注並云安帝復此當作右校左校令丞官

高王

延光四年濟南王香蒙注光武曾孫高王錯之子按高王當作簡王

琅邪王遵

永和三年琅邪王遵蒙按本傳及安帝紀遵俱作尊

濟北王

永和四年封故濟北惠王壽子安爲濟北王按安爲濟北王安本傳作安國

馮赦

建康元年揚徐盜賊掠城邑遣御史中丞馮赦討之按隸釋曰以馮緄爲馮赦紀之誤也此事亦見緄本

傳而袁宏後漢紀第十九卷又作馮放放赦字相似殊不可解

## 質帝紀宜補一條

沖帝永嘉元年春正月戊戌帝崩清河王蒜徵至京師其下敘質帝封爲建平侯卽皇帝位之下當補一條云清河王蒜罷歸國則上文蒜徵至京師之句方有下落

## 堂邑曲陽東城一城

質帝紀廣陵賊張婴反攻殺堂邑江都長九江賊徐鳳攻殺曲陽東城長按堂邑下當有令字隸釋賈鳳碑有堂邑令是也但順帝紀海賊曾旌殺句章鄞鄭三縣長此三縣未必皆是長恐當有令則是令長通稱至注云曲陽縣屬九江郡故城在今豪州定遠縣西北東城縣故城在定遠縣東南攷曲陽縣前志九江東海二郡皆有之續志東海曲陽改屬下邳九江曲陽加西字此處不知是范氏誤脫去西字邪抑李賢誤以爲九江所屬也又攷東城縣前志屬九江續志則無此縣今據此紀及注則似後漢實有此縣矣



## 馬勉稱皇帝

九江賊馬勉稱皇帝九江都尉滕撫討斬之按監本皇作黃滕撫傳亦作皇後華孟稱黑帝則此宜作黃

帝弟顧

桓帝紀建和二年封帝弟顧爲平原王按顧本傳作頎

長沙國

永壽三年長沙蠻叛寇益陽注縣名屬長沙國按長沙是郡非國

已酉

永壽八年先書春正月云云其下卽書丙申晦日有食之云云又其下又書已酉云云按旣云丙申晦則已酉上脫二月二字

涇陽

靈帝紀建寧元年破羌將軍段熲破先零羌於涇陽注涇陽縣名屬安定按前志涇陽屬安定續志安定無涇陽

建寧五年

袁宏後漢紀第二十三卷建寧五年春正月車駕上原陵諸侯王公及外戚家婦女郡國計吏匈奴單于西域三十六國侍子皆會如會殿之儀云云案紀建

寧五年夏五月巳巳大赦天下改元熹平則此事當
書於熹平元年

甘陵王恢

熹平元年甘陵王恢薨按恢當作理章帝六世孫淸
河王蒜之子

中山王暢無子

熹平三年三月中山王暢薨無子國除按中山王本
傳云暢薨子節王稚嗣紀傳不同

河間王建孫

熹平四年封河間王建孫佗爲任城王按任城王傳
以佐爲建之子非孫紀傳不同

東平王瑞

光和二年東平王瑞薨按瑞當作端

安平王續

中平元年鉅鹿人張角反安平人執其王應之注安
平王續按續本傳作績

十月庚寅

中平二年冬十月庚寅云云按是年十月朔日爲丙
申則是月中不得有庚寅日此書庚寅誤也

敘事無根

靈帝紀末突書宦官殺何進嫌無來歷宜言進謀誅宦官謀泄爲所害又并州牧董卓殺執金吾丁原董卓自爲司空其下卽書董卓廢少帝爲宏農王而其上文未書明大將軍何進召董卓入則敘事無根亦其失也

鄧泉

興平二年李傕郭汜等殺光祿勳鄧泉按五行志作鄧淵此作泉者唐人避諱改

爲輔國將軍

獻帝紀建安元年封衛將軍董承爲輔國將軍伏完等十三人爲列侯按董承下爲字衍慈銘案伏完早襲爵不其侯本列侯也據獻帝伏皇后紀建安元年拜完輔國將軍儀比三司然則此紀當云以執金吾伏完爲輔國將軍封衛將軍董承等十三人爲列侯紀文傳寫脫誤王氏但云衍爲字亦失之未考

槀

皇后紀光武郭皇后眞定槀人也按地志眞定國有槀城縣此但作槀未詳或省文耳

竇后比呂后

章德竇皇后竇憲之妹崩後太尉張酺等請依光武黜呂太后故事貶其尊號不合葬先帝按竇后私幸都鄉侯劉暢及憲女壻射聲校尉郭舉事見竇傳與呂后私辟陽侯審食其正同故以爲比

儀比敬園

和帝之母梁貴人爲竇后所忌以憂卒和帝立廼改殯於承光宮葬西陵儀比敬園注敬園安帝祖母宋貴人之園也案和紀章和二年三月癸卯葬孝章皇帝于敬陵卽所謂敬園也注反以後事爲比大謬

和熹鄧后紀

和熹鄧皇后紀諒闇既終下有久旱太后比三日幸洛陽錄四徒理出死罪三十六人減罪八十人其餘減罪死右趾以下至司寇凡三十八字此脫監本脫同

卑整

虞美人陳夫人皆以梁氏故榮寵不及議郎卑整請加尊崇注引風俗通卑氏鄭大夫卑諶之後則作卑信矣而袁宏後漢紀第二十四卷作畢整蔡邕集有雁門畢整爲胡廣掾卽此人二者未知孰是

改姓薄

桓帝鄧皇后后少孤母改嫁梁紀紀梁冀妻孫壽之舅也后隨母冒姓梁氏及立爲后帝惡梁氏改姓爲薄按五行志薄作亳

父諱武

慈銘案此條已見顧氏炎武日知錄第二十六卷史文行字條下

桓思竇皇后父諱武按后父不當言諱諱字衍

太后后

熹平元年太后卒于比景后感疾而崩按太后之下脫母字后之上脫太字

曹后蒙年

獻穆曹皇后諱節曹操女建安十八年操進女爲夫人十九年拜爲貴人伏后被弒明年立爲皇后后在位七年魏氏既立爲山陽公夫人自後四十一年魏景初元年蒙案在位七年者通爲貴人至降爲山陽夫人之年總數之故得七年也景初當作景元傳寫誤耳三國魏志三少帝紀陳留王奐景元元年夏六月己未故漢獻帝夫人節蒙使使持節追謚夫人爲獻穆皇后是也自魏氏初立后降爲山陽公夫人數至此恰四十一年又武帝紀敘操之祖曹騰事裴松之注引司馬彪續漢書曰騰父節字元偉云云宦官有曹節而騰之父亦名節蓋同姓名者然則於獻穆皇后爲高祖不應獻穆命名上同之二者必有一誤

舞陽長公主

世祖光武皇帝長女義王建武十五年封舞陽長公主適延陵鄉侯太僕梁松注松梁統之子其傳云尚光武女舞陰公主又鄧訓傳舞陰公主子梁扈有罪

訓與交通此云舞陽誤也按章德竇皇后傳亦作舞陰

十七史商榷卷三十二

東吳王鳴盛述

後漢書四

續志所本

梁劉昭注晉司馬彪紹統續漢書志自序云司馬續書總爲八志律歷之篇仍乎洪邕所撰車服之本即依董蔡所立儀祀得於往制百官就乎故簿並藉據前修以濟一家范志全缺序例所論頗褒其美廼借疑當作仿前志注以補之分爲三十卷以合范史此序汲古閣毛氏不載遂令讀者茫昧宛平孫氏安溪李氏

皆以司馬志爲范書矣洪者劉洪也邕者蔡邕也董者董巴也蔡即邕也據此序則知范史有序例今刻亦無京房論律以候氣爲主其說受之焦贛此易學與律歷之微言必出於孔門七十子之徒乃不見於前志而司馬氏特詳著之蓋蔡邕所取也禮儀志注引謝承後漢書曰太傅胡廣博綜舊儀立漢制度蔡邕因以爲志譙周後改定爲禮儀志祭祀志注云謝沈書曰蔡邕引中興以來所修者爲祭祀志此志即邕之意也天文志云明帝使班固敘漢書而馬續述天文志今紹漢書作天文志起王莽迄獻帝注云蔡邕撰建武已後星驗著明以續前志譙周接繼其下者攷馬續字季則馬援之從孫嚴之子融之弟也附見後書援傳末五行志云五行傳說及其占應漢書五行志詳矣故泰山太守應劭給事中董巴散騎常侍譙周並撰建武以來災異今合之以續前志百官志云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學漢官篇諸文倜說較略不究唯班固百官公卿表差有條貫然皆孝武奢廣之事世祖節約之制宜爲常憲故依其官簿以爲百官志

甲子

續律歷志云記稱大撓作甲子劉昭注引呂氏春秋曰黃帝師大撓月令章句大撓探五行之情占斗綱所建於是始作甲乙以名日謂之幹幹相配以成六句按周禮春官馮相氏掌十有二辰十日之位注云十二辰子丑之等也十日甲乙之等也

季冬臘

禮儀志季冬之月大享臘注高堂隆曰帝王各以其行之盛而祖以其終而臘火生於寅盛於午終於戌故火家以午祖以戌臘按漢家行夏時已久矣此季冬月豈戌月乎高堂隆說非也

甘石

續天文志云魏石申夫齊國甘公皆掌天文之官劉昭於石申夫下注云或云石申父按前志於槍欃棓彗諸星及二十八宿與五星皆引甘氏石氏經而此志則與萇宏梓愼裨竈並稱當爲戰國時人予所見前明隆萬間人彙刻書中有星經分爲上下兩卷首題云漢甘公石申著壹似併二人爲一人者已屬大謬其第一行又題云原缺文一張亦未詳前志所采甘石說此經中皆無之

危八度

續五行志建武二年正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在危八度案袁宏後漢紀危八度作十度此下所載說與袁宏紀大同小異不知宏所取卽司馬氏續志文乎抑或別有所取也

三史

郡國志今錄中興以來郡縣改異及春秋三史會同征伐地名按三史謂史記前後漢書而後漢則指謝承吳華嶠書

省并朔方

司隸校尉自爲一部其餘豫冀兗徐青荆揚益涼并幽交分爲十二州州各刺史總統之合司隸共爲十三部此制已詳前書後漢同惟朔方刺史於建武十一年省并交州見光武紀及部攸傳與前漢異

郡國太守刺史治所

郡國志敘首云凡縣名先書者郡所治也郡太守所治之縣自宜先書此例甚當前志每郡先書者不必定太守治則太守所治宜逐郡詳書之乃都尉治則書太守治不書此前志之不如續志者至刺史治續志皆詳書之而前志亦不書說已見前若都尉前志

有治所續志無者百官志言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并職太守注云每有劇賊郡臨時置都尉事訖罷之故郡國志無其治所

司隸校尉部獨爲一卷其治所自當在雒陽故不注

劉昭於卷尾注引漢書舊儀曰司隸治所此例之異者漢舊儀或出衛宏或出應劭或出蔡質皆不可知

書字誤衍至交州部蒼梧郡所屬廣信縣下注云漢官曰刺史治去雒陽九千里此刺史治三字疑是司馬彪原注蓋劉昭既用小字注此志乃以司馬氏原注進爲大字見昭自述則此刺史治似當爲大字在注之上傳寫誤移入注矣非司馬氏獨漏此州也若九江郡所屬歷陽侯國大字云刺史治而壽春縣下小字云漢官云刺史治去雒陽千二百里與志不同二說之所以不同者何氏焯謂志據中興以後漢官據末年攷志據永和五年而交州注引王範交廣春秋云交州治龍編縣元封五年移廣信縣建安十五年治番禺縣元封五年移廣信縣建安十五年永和而漢官亦不據末年若據末年何不書交州刺史治於番禺乎何說未的

各州皆書刺史治惟益州廣漢郡雒縣涼州漢陽郡

隴縣獨書州刺史治多一字亦宜刪歸畫一

世紀荒誕

郡國志劉昭注所引皇甫謐帝王世紀禹九州之地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定墾者九百二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又言民不墾者千五百萬二千頃又言民口一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人周公相成王致治刑錯民口一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二十三人多禹十六萬一千人又言齊桓公二年周莊王之十三年五千里內非天王九儐之御自世子公侯以下至於庶民凡千一百八十四萬七千八除有士老疾定受田者九百萬四千人此等實數皇甫謐從何處得來乃言之鑿鑿如是試思虞夏及周成王年數尚且不可知乃詳述其地之頃數民之口數豈不可笑謐之謬妄乃爾而劉昭信之可謂愚矣又云元始二年郡國百三縣邑千四百八十七民戶千三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五口五千九百一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人多周成王四千五百四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人按班志縣邑一千三百一十四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人與謐言俱不合謐之荒誕肆臆妄

造幸其著述多不傳而引見他書者尚足感人故辨之

郡國建置沿革非劉昭注

河南尹下小字注云秦三川郡高帝更名世祖都雒陽建武十五年改曰河南尹其下繼以應劭漢官曰尹正也云云又其下則大字云二十一城永和五年戶二十萬八千四百八十六口百一萬八百二十七各郡國仿此但河南雒陽是京師故各郡國於沿革下又多去雒陽若干里一句愚謂前志每郡下必小字系以建置沿革其下若有顏注則以師古曰三字別之其下則大字書戶口若干益前志凡班氏本注亦用小字因顏注既有師古曰三字爲識別不慮其相溷也而戶口數郡作大字書之續志既取司馬氏本注進爲大字而各郡國名下小字建置沿革卽班氏遺規故仍其舊不進大字若以秦三川郡云云爲劉昭注則非矣

郡國名下本注亦作小字與昭注無別而仍有別者本注不引他書昭引他書以隔之其有不引者濟北國加臣昭案字琅邪國遼東郡下加案字其清河國桓帝云云丹陽郡孫權云云犍爲郡劉璋云云益州

郡諸葛亮云云張掖郡獻帝云云無識別例有小出入要皆庞語非昭注而大字則專主永和五年但濟北國琅邪國既揷入臣昭案云云而其末雒陽里數一句仍庞本注間厠錯襍殊爲眩目

郡國去雒陽里數

各郡國皆注在雒陽東西南北若干里此前志所無而甚有理但又有闕書者右扶風魯國常山國北海國太原郡上郡五原郡雲中郡定襄郡朔方郡廣陽郡凡十一郡國此自亂其例也又凡屬國皆不注去雒陽若干里一句而遂東屬國獨有之例皆不定舊唐書地理志各州府下皆言至京師里數法續漢志也

刺史治去雒陽里數

太守所治既注去雒陽里數而刺史總統一部反不注此司馬之闕漏故劉昭每條輒采漢官注之乃又有如山陽郡昌邑縣兗州刺史治東海郡剡縣徐州刺史治齊國臨菑縣青州刺史治九江郡歷陽侯國揚州刺史治廣漢郡雒縣益州刺史治太原郡晉陽縣并州刺史治凡六處皆失注去雒陽若干里此似劉昭之自亂其例矣詳攷之昌邑剡縣臨菑雒縣晉陽皆先書者則皆太守治也而刺史亦治之又有如

廣陽郡薊縣蒼梧郡廣信縣皆刺史太守同治一縣者此制似後漢則然而前漢未必爾侯再攷昌邑等四縣既爲刺史太守同治則注于郡下不必復注于縣下此不得謂劉之自亂其例也并前條所摘廣陽之薊縣既注於縣下亦不必復注於郡下亦不得謂劉之自亂其例矣但太原之晉陽郡下縣下皆無此一句則何以解乎蒼梧之廣信郡下注雒陽南六千四百一十里縣下注去雒陽九千里彼此不同則又何以解乎司馬氏既多鏟漏劉昭欲推明司馬氏之指而反滋疑實如此可見古人著述能無遺恨者亦少

城卽縣

前志大字戶口下提行重起書縣若干續志則郡國名小字沿革之下卽用大字先書若干城然後連書戶口若干城卽縣若干

志據永和

河南尹下戶口據永和五年永和順帝號也則疑郡國建置亦據此年但志宜據最後爲定故前志據元始永和以下漢運尚有八十年不知何以據此志尾總論亦言順帝蓋司馬氏偶得永和之籍遂據之而

以後之籍未之得故也劉昭云豈此是順朝時書後史卽爲本乎此意昭已見之今歷考郡國下小字本注各屬縣下大字本注或言某帝所置或言某帝所更名或言某號某年改皆在永和五年以前間有下及永和二年者而從無五年以下則知此志以永和五年爲定至漢末事仍有偶見者要無害於大字之爲專主永和如淸河國注桓帝建和二年改爲甘陵然大字仍書淸河則可見

國隨郡次

前志每郡注屬某州旣不如續志徑分各州之直提而將各國總聚於各郡之後遂致東西間隔南北錯互亦不如續志隨各國道里附近之郡編次爲愜當

十七史商榷卷三十三

後漢書五

東吳王鳴盛述

郡國縣辨證

河南尹穀城澠水出澠字說文水部無新附亦無今禹貢洛誥前後漢皆有此漢俗字或出魏晉古當只作厓

河南尹之末監本有平縣汲古脫此一縣則與上文二十一城不合

河內郡州平舉州下當空一格誤連

修武有潰城潰當作隤注同

共本國淇水出注引博物記曰有綠竹草即衛風淇澳菉竹

河東郡蔩澤有祁城山按祁城前志作析城此誤

京兆尹長安注長安城方亦十三里十三城門按亦當作六十二又安帝永初四年置京兆虎牙都尉居長安此志不載

有蘭池注刻石爲黥魚黥當作鯨

錢大昭曰隸續劉寬碑陰永安長京兆下圭駱口伯彥又有京兆下圭六人前志京兆有下邽今郡國志無疑司馬氏脫此一縣或中葉以後省按鄭縣注引黃圖云下邽縣并鄭桓帝西巡復之此志本據永和五年其時已省下邽至桓帝始復而劉寬碑立於靈帝中平二年錢云司馬脫非也謂中葉省是也據此益可見郡國皆載永和五年

右扶風汧有吳嶽山本名汧汧水出按今禹貢作岍說文無岍字此云本名汧謂山名汧也

安帝永初中置扶風都尉居雍縣獻帝省都尉分置漢安郡此志於都尉本略不載故雍縣下無都尉而獻帝所置則以此志據永和故不載

美陽注成王有岐山之菟山當作陽
周城注南有周源源當作原
潁川郡潁陰有坪亭坪當作岾
梁國碭山出文石拔碭縣名山出文石注也後漢志
嘗改縣名後人誤讀遂謂後漢改名碭山非也
薄故屬山陽所都拔梁王傳云建初四年以濟陰之
薄益梁濟陰二字誤此刻所都上脫湯字
沛國注秦泗州郡拔沛國卽前沛郡所屬縣以前志
參對不見者多疑皆光武所省泗州據前志當作泗
水

沛縣孔宙碑陰作小沛
蘄高祖擊黥布於會甄會甄當作蘄
公五本僚國僚當作滕
紅縣注地道記云左傳昭八年大蒐于紅按紅前志
作虹與虹同昭八年蒐于紅杜曰紅魯地沛國蕭縣
西有紅亭遠據此不當在虹縣注恐非
太丘按故敬丘明章帝更名
陳國注高帝置爲淮陽章和二年改屬縣扶樂無注
案此當注云故屬汝南建武三十年以汝南之扶樂
益淮陽國

長平故屬汝南案建武三十年以汝南之長平益淮陽國

魯國所屬有魯國下空一格又云奄國案當以魯字爲句下脫本字國下奄上是故字誤空一格

豫川刺史部郡國六縣邑侯國九十九按侯國上疑脫公字以宋爲公國也

常山國高邑刺史治注法雒陽一千里法當作去

中山國母極母當作毋

安國無注按延熹元年屬博陵郡此永和後事故不載下倣此

蠡吾故屬涿按延熹元年屬博陵郡

安平國注故信都高帝置明帝名樂成延光元年改屬縣首列信都按信都延熹元年屬博陵郡

觀津司馬氏無注按當注云故屬清河建初四年以清河之觀津益樂成

饒陽故名饒屬涿安平故屬涿南深國故屬涿按南深國國當作澤建初四年以涿郡之饒陽安平南深澤益樂成國故此三縣皆注云故屬涿也安平南深澤延熹元年又屬博陵郡

河間郡郡當作國

高陽故屬涿案延熹元年屬博陵郡

陳留郡濟陽注光武王王當作生

酸棗注東有地烏巢地下少名字

祭城注僖二十八年會盟宛濮注曰近濮水會上脫

衛字注曰當作杜預曰下倣此

東郡臨邑有沛廟沛當作泲

竿城注前書故發干城城當作縣

東平國章壽張章下當空一格誤連

泰山郡茌侯國國下當空一格此與下萊蕪誤連

萊蕪有原山潘水出按此潘水當作淄水傳寫誤作

潘但說文亦無淄字前志只作甾

濟北國茌平茌當作茬　案今作茌因其音也此流俗誤造之字不可從

山陽郡鉅野有大野澤注縣西南有郥亭按郥當作

溴

濟陰郡戌陽戌當作成

兗州刺史部郡國八案前淮陽國屬兗州今續志無

其縣有入陳留者

琅邪國琅邪注越紀或改越絕其實此書名越紐

廣陵郡注建武中省泗水國以其縣屬而所屬凌縣

本注云故屬泗水案此所言泗水國與秦所置之泗

水郡無涉但前志泗水國所屬有三縣今惟凌改屬餘皆不見疑光武省

東陽故屬臨淮此下誤空一格當與下文有長洲澤云云連書

濟南郡注故齊此所謂故者指秦時言之非西漢也蓋濟南郡之地在秦時本齊國地文帝分爲濟南國景帝又爲濟南郡耳至此志又有齊國注云秦置者意與濟南注同而小異其文以濟南與齊國雖同爲齊地而齊國治臨菑乃其本都故也續漢之齊國卽前漢之齊郡蓋西漢改國爲郡後漢又改郡爲國耳若王莽又改前漢之齊郡爲濟南則任意紛更淆亂名實殊爲可憎

鄒平東朝陽平下當空一格誤連

北海國注建武有菑川高密膠東三國以其縣屬有當作省

下密安帝復拒復下當空一格誤連

東萊郡牟平惤平下當空一格誤連

盧鄉長廣鄉下當空一格誤連

齊國卽前齊郡但所屬之縣有光武省去者此類多有不悉出

南郡江陵注孫叔敖冢在城中四十里中當作東
中廬注皐厭可小小便皐當作皋上小當作少見水
經注
印阸國印當作邱
江夏郡沙羨邾羨下當空一格誤連
下雉蘄春雉下當空一格誤連
鄂平春鄂下當空一格誤連
零陵郡零陵注雍水當作灌水
洮陽都梁陽下當空一格誤連
長沙郡湘南注禹案其文治水文下脫以字

下雋羅侯下當空一格誤連
丹陽郡丹陽疑郡縣名俱當作楊
涇歙涇下當空一格誤連
廬江郡襄安晥安下當空一格誤連
安豐注引杜預曰有雞備亭備或攻人今注疏本仍
作備
會稽郡注秦置本治吳立郡吳乃移山陰立郡吳當
作立吳郡
鄞烏傷鄞下當空一格誤連又注分縣南鄉爲長山
縣長當作常

餘姚句章姚下當空一格誤連

鄞章安鄞下當空一格誤連

吳郡吳震澤注中有句山句當作包又大雷小雷周處曰舜漁澤之所臣昭案此僻在成陽是也愚謂昭辨舜漁在成陽不在此何得反言是也必有誤

餘杭注顧來當作顧夷

毘陵北江在北閱此益知前志但云江在北無北江之稱者實脫落也

何氏焯曰吳郡圖經續記漢順帝永建四年分會稽爲吳郡以浙江中流爲界故餘杭富春皆屬吳郡但前書有錢唐靈帝時朱儁封錢唐侯而今志無之按戴就傳揚州刺史歐陽參收就于錢唐獄明當時未嘗并省蓋闕文也愚謂順帝永建云云乃本志文何氏不引而但引圖經續記朱長文之言稍嫌無根錢唐蓋於後漢初曾并省郡國志係據順帝永和永和以後蓋又復置靈帝之事不足相難而何氏據之何氏似不知志據永和者至戴就見獨行傳因揚州刺史歐陽參遣部從事薛安案會稽太守成公浮臧罪收就繫獄及事白就爲後會稽太守劉寵所舉攷循吏傳寵自會稽太守徵爲將作大匠轉宗正大鴻臚

延熹四年代黃瓊爲司空延熹是桓帝號四年上距永和五年已二十二年則就在錢唐獄必是永和五年以後復置錢唐縣耳當永和五年前錢唐固嘗并省故志無之何云未嘗并省而志闕文恐誤歐陽參爲揚州刺史成公浮爲會稽太守疑亦必在永和以後但未有據俟再攷

豫章郡南野有臺領山臺下誤空一格當與領字連書

歷陵有傳易山當作傳易山

彭澤縣下空一格然後書彭蠡澤在西誤當連書

平都侯國故安平石陽安平下當空一格誤連

漢中郡上庸本庸國房陵庸國下當空一格誤連又房陵注建安十三年別蜀新城郡蜀當作置

巴郡注劉綽分巴綽當作璋

江州注引杜預曰有塗山禹娶塗山按塗山在今鳳陽府懷遠縣古今沿革不常異說已不勝其繁若依杜預則又在巴郡矣或疑娶塗山與會諸侯之塗山是兩處予則直疑杜說乃妄造耳

廣漢郡雒縣州刺史治案劉焉傳益州刺史郗儉在政煩擾益州賊馬相殺綿竹令進攻雒縣殺郗儉是

州刺史治雒縣之證也

蜀郡瀕氐道瀕當作湔

犍爲郡江陽注潛從縣南流至漢嘉縣入大穴中通剛山下因南潛出剛當作峒因當作西

越巂郡莋奏奏當作秦

益州郡滇池黑水祠注水是温泉有白蝟山淮有蝟淮字當作涯

石室山出錫盤町山出銀鉛按錫下誤空一格宜連書

梇棟梇一作弄

永昌郡邪龍雲南龍下當空一格誤連

蜀郡屬國漢嘉故青衣陽嘉二年改有蒙山改下誤空一格當連書又注洙水從西來洙疑當作沫西當作邛

嚴道有邛僰九折坂僰疑當作崍又注王陽行步步當作部

隴西郡河關故屬金城積石山在西南金城下誤空一格當連書

漢陽郡冀有緹羣山有雒門聚山下誤空一格當連書

西注引鄭康成尚書注西在隴西西今謂之八充山
八充山當作兌山傳寫誤分一字以爲二又於从口
从儿之上誤加一詳後案
武都郡上祿故道祿下當空一格誤連
安定郡朝那注涇水出縣西丹頭山丹當作幵
武威郡鸇陰鸇當作鶉
租厲當作祖厲
酒泉郡安彌故曰緩彌緩當作綏
敦煌郡敦煌古瓜州古上誤空一格當連書
張掖居延屬國注安帝別領一郡郡當作城

涼州刺史部郡十二郡下脫國字
上黨郡長子注山海經曰有發鳩之山章水出焉上
黨記曰關城都尉所治又屯留絳水出注上黨記曰
有鹿谷山濁漳所出案若論水道鹿谷山濁漳出云
云亦當在長子之下不當入屯留酈道元亦誤劉昭
不足以知之詳予尚書後案
銅鞮注晉別宮墟關猶有北城猶下脫存字
沾縣注山海經有少山云云郭璞云在沾按當云在
此
壺關注今名無睪當作平睪

泫氏有長平亭注史記曰白起破趙長平上黨記曰白城在郡南山中百二十里接白城白字衍

穀遠注羊頭山泌水所出泌當作沁

太原郡晉陽晉水注杜凱曰杜下脫元字

榆次注左傳曰謂塗水曰字衍

于離茲氏離字下當空一格誤連

慮虒當注云音盧夷

西河郡注雒陽北千二百里也也字衍

五原郡父國父當作文

成宜之下西安陽之上當空一格此誤空二格

鴈門郡埒當作垺

馬邑注秦人築城城崩數矣有馬馳走其地周旋反

覆依以築城乃不崩其地當作一地

朔方郡大城城當作成

廣陽郡注高帝置爲燕國昭帝更名爲郡世祖省幷據前志昭帝更名當句絕爲郡

上谷永平八年復接世祖句云宣帝更爲國然後接世祖

當句絕此下當增一句

云云復字下當增爲郡二字

上谷郡潘永元十一年復甯接復字下當空一格誤

連甯當作寧

廣甯當作廣寧

泳鹿注張宴曰宴當作晏

右北平郡俊靡無終靡下當空一格誤連

遼東郡汝當作文

元菟郡西蓋鳥鳥當作馬

樂浪郡浿水浿當作浿

遼東屬國賓徒徒當作從因下有徒河相涉而誤

交趾郡定安前作安定

九眞郡無功前作無功切去

建武十九年作無功疑以功爲正



總論劉注抵捂

志尾總論劉注多所抵捂總論云至於孝順民戶九百六十九萬八千六百二十四口四千九百一十五萬二百二十注引應劭漢官儀曰永和中戶至千七十八萬口五千三百八十六萬九千五百八十八永和孝順帝號也此數已與大字總論不合此下又引帝王世紀永嘉元年（永嘉沖帝號元年汲古作二年從義門何校改）戶則多九十七萬八千七百七十一口七百二十一萬六千六百三十六應載極盛之時而所殊甚衆舍永嘉多取永和少良不可解皇甫謐校覈精審復非謬記未詳

孰是愚謂志例應載極後非極盛永嘉既在後且又較盛固應載或偶得永和籍不得永嘉亦可但皇甫謐慣造僞言爲鬼爲蜮比應劭更難憑依劉乃云校覈精審愚矣此下又引伏无忌所記永嘉元年戶九百九十三萬七千六百八十口四千九百五十二萬四千一百八十三按以應劭數皇甫加若干筭應戶一千二百七十五萬八千七百七十一口六千一百八萬六千二百二十四又與伏无忌不合劉昭總爲皇甫謐所誤耳豈知謐專以夸誕欺人高祖父太公尙爲製名字詭妄如此其言何足信前所云汲古以元年爲二年必又是南宋書坊妄改因數不合以此彌縫之

博陵郡

前漢地理志涿郡屬縣有安平遼東郡屬縣有西安平甾川國屬縣有東安平按遼東地大約在涿郡之北耳未必在其西是以王莽改名北安平而師古於東安平下引闞駰云博陵有安平故此加東博陵安平卽涿郡安平也葢涿郡安平不言方向是最在前餘兩安平則以東西分列之但漢志實無所謂博陵郡闞駰特借後名以言前事耳趙明誠金石錄洪适

隸釋有博陵太守孔彪碑立於靈帝建寧中而續漢郡國志亦無所謂博陵郡惟後書桓帝紀延熹元年六月分中山置博陵郡李賢注云博陵郡故城在今瀛州博野縣後徙安平唐博野縣據皇輿表乃兩漢蠡吾縣今之蠡縣與今之博野縣名同地異二縣今並屬直隸保定府博陵郡名實始於此水經第十一卷滱水東過博陵縣南酈道元注云博陵縣卽古陸城漢武帝元朔二年封中山靖王子劉貞爲侯國地理風俗記曰博陵縣史記蠡吾故縣矣漢質帝本初元年繼孝沖爲帝追尊父蠡陵曰博陵因以爲縣又置郡焉漢末罷還安平酈說如此考後書質帝乃勃海孝王鴻之子蠡乃桓帝之父置郡乃桓帝事非質帝酈注於此大謬而其餘亦多可疑并後書桓帝紀亦有疏漏何則孔彪碑陰及靈臺楊著等碑陰所列博陵郡所屬之縣有蓮署博陵者上爲郡名下爲縣名而此縣外又有安國蠡吾信都安平南深澤高陽凡七縣碑乃當時所刻必不誤（惟楊震碑陰列有博陵三人今續志無博陵縣而安國蠡吾二縣屬中山國高陽屬河間國惟此外三縣屬安平國耳然則酈何以但言罷還安平而不及中山河間乎意者續志但據順帝

永和五年其時諸縣分棣三國而漢末罷還之時又俱割入安平乎可疑一也酈謂博陵縣即蠡吾縣博陵郡實置於此是說下與李賢合矣但又以爲即陸成縣而前志陸成屬中山國王子侯表有陸城侯貞其蠡吾縣自屬涿郡則非一地無論陸成是縣三國志以爲涿縣之亭誤不待言而如酈說則是博陵也陸成也蠡吾也三者實一矣恐非此縣似與陸成無涉且續志之所以無博陵郡博陵縣者以其據永和不及延熹所置故也而亦無陸成縣豈後漢初又併陸成入蠡吾乎可疑二也姑勿論又據各碑陰所列博陵郡屬縣以攷前志蠡吾安平南深澤高陽皆屬涿郡安國屬中山國信都屬信都國若續志所列則與前志不同已詳上文此永和制也延熹當無大異然則桓紀當言分中山安平河間置博陵何以但言中山乎故曰亦疏漏也至博陵本治漢蠡吾唐博野而李賢云後徙安平者據　皇輿表安平縣漢屬涿郡東漢屬安平國曹魏仍屬博陵郡晉爲博陵國治元魏屬博陵郡高齊爲博陵郡治故李賢云云也桓帝暫立此郡不久即罷乃魏晉以下則復置之遂使博陵之名甚著且久而安平實爲所治故唐人遂錯

互言之如崔元暐封博陵郡王其從孫戎李商隱稱爲安平公而哭以詩云丈人博陵王名家是矣寻始問錢坫坫善讀書稍開寻又自考得其詳



後漢書六

令長

前百官表云萬戶以上爲令萬戶以下爲長續志云每縣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長四百石其次置長三百石侯國之相秩次亦如之應劭漢官儀又云三邊武帝所開縣戶數百而或爲令荆揚江南七郡惟有臨湘南昌吳三令耳及南陽穰中土沃民稠四五萬戶而爲長桓帝以江南陽安爲女公主邑

改號爲令主薨復其故錢大昭作郡國令長攷據紀傳及碑碣并隸釋隸續攷某縣爲令某縣爲長當讓其單行西都則未之及

周官

續百官志云昔周公作周官分職著明法度相持王室雖微猶能久存今其遺書所以觀周室牧民之德既至又其有益來事之範殆未有所窮也司馬彪此論表明周官之美實爲篤論後世無知鄙儒紛紛疑且非之卽能信者亦從未舉此志以評定何也

十四博士

博士十四人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書三歐陽大小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嚴顏氏掌教弟子國有疑事掌承問對此條最明析終兩漢之世常立學者不出此今綜而論之狃于所習蔽于所見選擇去取之間未爲公明如梁丘賀乃忌賢嫉能之小人歐陽大小夏侯皆漢之俗儒爲鄭康成所賤三家詩魯爲近之而齊韓則疏甚矣乃皆得立至若尚書有孔氏古文杜林衛宏賈逵所傳乃孔壁眞本詩毛氏出于子夏春秋左氏親受孔門周官及逸禮亦十九篇皆周公孔子之眞本也反不得

立祿利之路每少眞賞在漢已然惟易立孟京爲最
善下至宋元僅存京房易傳伏生尚書大傳王伯厚
所輯三家詩及韓詩外傳而已然皆非全本然則雖
謂十四家之學皆亾亦可也亾之最可惜者孟京易
也

朱浮傳注引漢官儀曰博士秦官也武帝初置五經
博士後增至十四人太常差選有聰明威重一人爲
祭酒總領綱紀其舉狀曰生事愛敬喪沒如禮通易
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隱居樂道不求
聞達身無金痍痼疾世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

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又徐防
傳永元十四年防上疏曰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收拾
缺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孔聖旣遠微言
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勉勸學者
李賢注引漢官儀曰光武中興恢宏稽古易有施孟
梁丘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詩有申公轅
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禮有戴德戴聖凡十
四博士與百官志同

三國魏志王朗傳注引魏名臣奏載朗節省奏謂西
京學官博士七十餘人其盛如此東京可知

皇后太子官

執金吾之後次太子太傅大長秋次太子少傅皆皇后太子之屬官自宜聚於一處太子少傅之下方次以將作大匠甚明析前志以將作大匠祿於太子太傅少傅之後詹事大長秋之前殊爲失之

掌樹桐梓

將作大匠掌樹桐梓案周禮庶民不樹者無棺槨此以見天子亦必自樹以爲宮室器用

越騎

越騎校尉如淳曰越人內附以爲騎晉灼曰取其才力超越劉昭取晉說案胡騎越騎相對爲名以示威服之遠非必善騎也如說是

官奉

百官志末載百官受奉例大將軍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中二千石奉月百八十斛二千石奉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奉月百斛千石奉月八十斛六百石奉月七十斛比六百石奉月五十斛四百石奉月四十斛比四百石奉月四十斛三百石奉月三十斛比二百石奉月二十七斛二百石奉月二十五斛一百石奉月十六斛斗食奉月十七斛史闕

一斛佐史奉月八斛凡諸受奉皆半錢半穀劉昭注引古今注曰建武二十六年四月戊戌增吏奉如此志考光武紀建武二十六年春正月詔有司增百官奉彼李賢注即引續漢志以釋之則與此志之文宜無不同矣今以二者參對彼千石月九十斛比千石月八十斛與此不同考其上下二千石有比二千石六百石有比六百石四百石有比四百石三百石有比三百石二百石有比二百石何以千石別無比千石明係百官志傳寫者於千石奉之下誤脫落月九十斛比千石七字耳但彼文比六百石月五十五斛四百石月五十斛比四百石月四十五斛三者皆與此文互異則殊不可解至於西京官奉之例前書不見而顏師古注乃於百官公卿表題下詳述其制今以李賢所引續志細校之內惟比六百石顏云六十斛李賢云五十五斛此爲小異而其餘一槩相同夫顏師古所述前漢制也李賢所引後漢制也何相同乃爾且光武紀文於增百官奉之下即繼云其千石已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已下增於舊秩今以校顏注則是千石已上建武固毫無所增而六百石已下僅有比六百石一條不同而如顏說則建武反減

於西京五斛何云增乎此必師古失記建武增奉之事直取續漢志以注百官表以後漢制當前漢制也要之顏與李賢同時所見續漢書志本與劉昭所據之本傳錄參差未知孰是而西京官奉之制則已無可考

奉既錢穀各半而劉昭又引荀綽晉百官表注備陳漢延平中自中二千石下至百石錢米之數以續志并李賢顏師古二條細參乃知各條所說數皆是立法如此臨時尚須按照當時穀價之貴賤以錢代給其半也前貢禹傳禹上書曰臣禹爲諫大夫秩八百石奉錢月九千二百爲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奉錢月萬二千今荀綽所說中無八百石之秩而二千石止錢六千五百比二千石止錢五千多寡相懸如此延平乃後漢殤帝號如荀說後漢奉減於前漢遠矣何云增乎但前蓋寬饒傳寬饒爲司隸校尉奉錢月數千司隸校尉秩二千石而云月數千則又與貢禹所言不同存疑備考

邵禹傳光武安集河北在鄴及王郎起兵東平以前至信都使禹別攻樂陽從至廣平以上所說皆在今河北之彰德大名廣平真定等府而其下文則言亦

十七史商榷卷三十五

東吳王鳴盛述

後漢書七

卒吏

劉盆子傳屬右校卒吏劉俠卿卒吏當作卒史

山東山西

河北之山莫大於太行故謂太行以東爲山東後漢鄧禹傳光武安集河北在鄴及王郎起兵光武自薊至信都使禹別攻樂陽從至廣阿以上所說皆在今河北之彰德大名廣平眞定等府而其下文則言赤

酋西入關光武籌長安必破欲乘釁并關中而方自
事山東未知所寄是謂河北爲山東也下至李唐尚
有以河北爲山東之言詳見後第九十卷鄧禹傳於
此下又述禹率諸軍大破樊參王匡等軍遂定河東
光武使使持節拜禹大司徒策曰前將軍禹斬將破
軍平定山西云云是謂河東爲山西也漢河東太原
上黨諸郡皆在太行之西即今山西省太原平陽蒲
州潞安汾州澤州等府自漢以來名稱不易近儒乃
謂惟河東一郡在山西殊非
又鄭興傳更始諸將皆山東人勸留洛陽勿遷都長
安興說更始曰陛下一朝建號山西雄桀爭誅王莽
開關郊迎云云注山西謂陝山以西也陝陘也侯夾
切見說文十四下阜部大約鄧禹傳之山東山西總
據太行分東西鄭興傳之山西即謂關中今陝西西
安等府是其指陝山以西固不待言而所云山東者
亦指陝山以東注雖未及可以意揣與鄧禹傳之山
東山西皆無涉
陳元傳元上疏曰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則陛下
不當都山東也此謂洛陽爲山東其實亦是指陝山
以東

又寇恂傳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西顧憂所以得專精山東又鄭康成傳造太學受業又從東郡張恭祖受諸經以山東無足問乃西入關事扶風馬融此山東與史記秦本紀太史公引賈生言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又山東豪俊遂竝起而亾秦之山東同亦皆謂陝山以東

若吳蓋陳臧傳論山西旣定威臨天下注謂誅隗囂公孫述則隴蜀皆得名山西又不但如鄭興傳以關中爲山西矣

進見東向

顯宗卽位以禹先帝元功拜爲太傅進見東向甚見尊寵李賢注臣當北面尊如賓故令東向愚謂室中以東向爲尊其在堂上則君南面以臨臣北面拜後分侍兩傍固以在左而西向者爲尊在右而東向者爲卑也三代以上君燕其臣皆在室中則臣固有居賓位而東向者矣或君東向臣南北向其賤者西向立侍亦可如鴻門之會是明章之際敬大臣禮師傅禹進見東向蓋在室中待以賓禮帝蓋南向也李賢不分堂上室中而混言之耳說詳前書尚右一條

鄧禹論

論曰鄧公功雖不遂道亦宏矣及威損枸邑兵散宜陽褫龍章於終朝就戹服以卒歲榮悴交而下無二色進退用而上無猜情君臣之美後世莫窺其間云云蔚宗此論不甚貶禹而亦深許光武最爲平允袁宏後漢紀第七卷爲禹論乃深責光武以功高不賞反覆爲禹惋惜呼冤愚謂禹粗定長安旋爲赤眉所敗廒然而返功頗業褒雖歸大司徒印仍封戹食邑及中元元年復行司徒事爲幸多矣宏此論殊不平

侍中將

鄧禹傳末云鄧氏中興後累世寵貴戹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案侍中下當有脫字蓋單言將不足以成文也疑當爲中郎將五官中郎將左右中郎將虎賁中郎將羽林中郎將皆光祿勳屬官宿衛之職故可以中郎將概之鄧氏勳戚家正當爲此耿弇傳末亦云耿氏自中興已後迄建安末大將軍二人將軍九人卿十三人侯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十百人遂與漢興衰二者文勢正同凡傳刻脫誤顯然者不悉出疑似者著

之

竇憲傳竇氏父子兄弟竝居列位充滿朝廷叔父霸爲城門校尉霸弟袁將作大匠袁弟嘉少府其爲侍中將大夫郎吏十餘人此條將字之上疑亦脫中郎二字

急兒發兵

寇恂傳爲上谷太守耿況功曹王郎起遣將徇上谷急兒發兵按當作急發兒發兵

護軍將軍

馮異傳異遣校尉護軍將軍將兵與寇恂合擊蘇茂將軍二字衍

駱蓋延

馮異傳於赤眉既破之後敘述餘寇之竊據者凡十二人其十一人皆一字爲名而中有駱蓋延蓋字當是衍文蓋延乃光武之虎牙將軍當時同名者王莽有太師王匡更始亦有定國上公王匡赤眉賊帥有樊崇鄧禹西入關所部亦有驍騎將軍樊崇如此非一然此則當是駱延傳寫誤衍

封牟平侯

耿弇傳弇父況與弇弟舒攻彭寵寵敗天子嘉況功

使光祿大夫持節迎況賜甲第奉朝請封牟平侯案牟平之上脫舒爲二字

大彤

尤來大槍皆賊之名號而耿弇傳兩處皆作大彤劉植傳伏隆傳亦然未詳

車騎都尉

耿弇傳弇之從子夔永元初爲車騎將軍竇憲假司馬北擊匈奴轉車騎都尉劉攽曰案文車騎都尉之車字衍愚謂此車騎將軍之都尉劉謂衍文非也

高密侯

李忠傳父爲高密都尉李賢注以高密是國非郡郡乃有都尉國但有中尉無都尉引郡國志高密侯爲證侯字當作國

信都尉

萬修傳更始時爲信都尉與太守任光都尉李忠共迎世祖案此事見前任光李忠傳信都尉當作信都令

庫鈞

竇融傳金城太守庫鈞注前書音義庫姓卽倉庫吏後今羌中有姓庫音舍云承鈞之後也舍古音若庶

西域則畜上聲而其音開口呼之唐以後佛書盛故其音變今松江府有庫公山考說文卷九下广部庫兵車藏也而厂部無庫字此流俗妄造正如角里別造甪字代之鄭樵通志氏族畧載庫氏音舍天台括蒼有此姓此樵妄據委巷小人之姓遂欲以爲典實不足信

寫

竇融傳融作書與隗囂勸降漢光武嘉美詔之曰從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隗囂書云云案曲禮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注謂傳之器中漢人因借爲傳鈔書寫之字前書藝文志孝武世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

竇憲論

竇憲傳因論憲遂及士之不用以此致慨蔚宗議論如此信骫髒之士乎自負傑思有以也但未合危行言孫之宜耳

自搏

趙憙傳憙欲報兄仇挾兵往仇家疾病無相距者皆臥自搏注自搏猶叩頭也考三國志吳韋曜傳孫皓收曜付獄曜上辭曰謹叩頭五百下兩手自搏裴松

之雖無注然上文既言即頭下文卽言自搏則自搏非叩頭李賢注殊誤叩頭以首叩地自搏以手自搏擊悔過而痛自責之意也

大司徒司直

杜林傳林從隴坻歸三輔徵拜侍御史後代王良爲大司徒司直袁宏後漢紀第八卷作遷司馬直脫去下司字固屬顯然而司徒之作司馬亦傳寫之誤無疑王良傳亦作大司徒司直蓋司直乃司徒掾屬見司馬彪百官志司馬無之

掌樂大夫

桓譚傳當王莽居攝篡弒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褒稱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莽時爲掌樂大夫按前書翟義傳莽依周書作大誥遣大夫桓譚等班行諭告當反位孺子之意還封譚爲明告里附城是譚黨於莽曾受其封爵非揚雄素不與事可比

代郡中尉

蘇竟傳拜代郡中尉中尉當作都尉又武王伐紂上祭於畢求助天當作天助



慈銘案大司徒司直即西京丞相司直也

應劭漢官儀哀帝元壽二年改丞相爲大司徒司直仍舊光武紀建武十一年省大司徒司直官

襄楷傳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其師于吉所得神
書注引江表傳吉爲孫策所殺事案吳志策傳裴注
亦引此而云順帝至建安中五六十歲吉是時已百
年策亦在建安五年之四月大約距殺吉時不久

竇固軍云云

蘇章傳章祖父純永平中爲奉車都尉竇固軍出擊
北匈奴車師有功封中陵鄉侯案竇固軍云此文
上下必有脫誤

東園

羊續傳靈帝欲以續爲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
禮錢千萬中使督之名爲左驪案東園當作西園

永平之初

樊宏傳宏族曾孫準遷御史中丞永平之初連年水
旱云云案永平當作永初

王嘉數年改刑法百餘事

梁統傳統上疏曰哀平繼體丞相王嘉輕爲穿鑿虧
除先帝舊約成律數年之間百有餘事注謂嘉傳及
刑法志並無其事統與嘉時代相接所說固不妄矣
但班固略而不載也近儒謂王嘉以建平二年十月
爲御史大夫三年四月爲丞相元壽元年三月下獄

死爲相不過二期安得數年之間虧除百餘事宜乎班史之不取愚則以嘉爲相出入三年矣祭遵傳大漢累世十餘歷載數百注云漢興至此二百餘年言數百者謂以百數之須知古人自有此等文法二百年可稱數百載三年何不可言數年班史紕漏多矣不害爲良史若以耳食之見有意尊班抑范則非也

## 張純

慈錄案純所議禮爲宗廟禘祫辟雍封禪四事宗廟謂建武中興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南頓君以上四親廟殊不當此事予別有論明堂辟雍則附食讖緯以授時好封禪更近於論乃既以此位至大司空夢謚曰節侯而子奮嗣爵復至司空更傳子甫孫吉始以無子國除自安世至吉凡九世而爵始絕何其幸也　又按漢書恩澤侯表失書純節侯之謚

張純之六世祖湯酷吏也父放佞倖也純少襲爵土哀平間爲侍中列侯九百二人爲莽求九錫純列名於首王莽時至列卿則又仕異姓者也既以敦謹保全前封又以議禮爲中興名臣異哉

## 幅巾

鄭康成傳大將軍何進辟之州郡以進權戚遂迫脇康成不得已詣之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康成不受朝服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案韋彪傳彪之族孫著入山采藥不就徵靈帝卽位中常侍曹節白帝就家拜著東海相不得已解巾之郡注巾幅巾也既服冠冕故解幅巾馮衍傳衍審知更始已沒乃幅巾降於河內注不加冠幘但以一幅巾飾首而已鮑永傳永知更始亾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幅巾詣河內

注幅巾謂不著冠但幅巾束首也周磐傳公府三辟皆不應臨終戒其子斂用濯衣幅巾注幅巾不加冠也符融傳融幅巾奮褒談辭如雲注幅巾者以一幅爲之也遜民韓康傳亭長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又法眞傳恬靜不交人事太守請見之乃幅巾詣謁三國魏志華歆傳孫策略地江東歆幅巾奉迎沈約宋書第十八卷禮志云漢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爲雅是也

## 康成注經

康成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云云案康成所注諸經周禮尤其精者此但言儀禮禮記不言周禮蓋傳寫脫去又注云謝承書載康成所注與此略同不言注孝經唯此書獨有今所行十三經注疏內孝經注據疏云是唐開元中御製而疏則但題宋邢昺奉勅較定當非昺撰新唐書第二百卷儒學元行沖傳云元宗自注孝經詔行沖爲疏立于學官然則此疏是行沖作明矣若藝文志所列梁皇侃唐賈公彥孔穎達與行沖皆有孝經疏彼三家所疏蓋用鄭康成注也鄭注自魏晉以來有之又有孔安國注則出於隋劉炫殆卽炫作行沖於御製序疏中謂

孔鄭二家皆非眞實又引齊陸澄說謂鄭注非康成所注又於篇首疏中歷詆鄭注爲僞其驗有十二又載開元七年劉子元司馬貞兩家議子元欲行孔廢鄭貞則以鄭爲優孔爲僞行沖雖竝黜兩家而其意則尤不許者鄭也又有傅注者不知何人作序一篇云子元駁鄭有十謬七惑大約行沖十二驗卽祖子元餘唾觀范蔚宗以爲出康成則可信矣乃自唐以來孔鄭竝亡已久近日孔注從日本傳至中土而鄭注獨不可得誠恨事也

康成經傳洽孰稱爲純儒齊魯間宗之案攷之北史及三國王粲傳鄭學天下所宗豈但齊魯蔚宗此言稍陋然論云鄭康成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贊云元定義垂孔書遂明其推重如此則蔚宗非不知康成者齊魯間一語或偶承謝承華嶠之舊耳

其次於張純曹褒之後此有深意正是極盡尊崇蓋純褒皆漢名臣手定典禮康成終身處士未嘗一日登朝乃躋之使與並列自康成外何休服虔許愼皆但入儒林不升列傳此與司馬子長進孔子於世家義同王安石全不知三代貴尚爵制度輒譏子長

誠妾人也



後漢書八

晦日食

鄭興傳建武七年三月晦日食興上疏曰日月交食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月行疾也曰君象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此條足與洪範鄭注相發

度尚

度尚傳尚爲郡上計吏拜郎中除上虞長遷文安令

延熹五年自右校令擢荊州刺史案縣長四百石或三百石令千石右校令將作大匠屬官六百石尚爲上虞長立曹娥碑時爲桓帝元嘉元年歲在辛卯見古文苑自辛卯至延熹五年壬寅凡十二年始遷至此

范矯班失

班彪固父子傳論云彪固譏遷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爲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此雖華嶠之辭而蔚宗取之故蔚宗遂力矯班氏之失如黨錮獨行逸民等傳正所以表死節衰正直而敘殺身成仁之爲美也而諸列傳中亦往往見重仁義貴守節之意善讀書者當自知之并可以想見蔚宗之爲人

袁宏論佛法

楚王英光武子傳敘英奉浮屠事李賢注引袁宏後漢記云浮屠者佛也西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爲主不殺生專務清淨其精者號爲沙門沙門者漢言息心蓋息意去欲而歸於無爲也又以爲人欲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行善修道以

鍊精神而不已以至無生而得爲佛也佛身長一丈六尺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方無所不入故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羣生初帝夢見金人長大項有日月光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長大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遣使天竺而問其道術遂於中國而圖其形象焉有經數千萬言以虛無爲宗苞羅精粗無所不統善爲宏濶勝大之言所求在一體之內而所明在視聽之外世俗之人以爲虛誕然歸於元微深遠難得而測故王公大人觀炊生報應之際莫不矍然自失此段內有脫落處旣據袁本

書以補之矣而有經以下則李賢所未及引千萬言言字宁以意增也試詳味之乃知佛法大意已盡於此明帝感夢事亦見西域傳亦見魏書釋老志唐聖教序要之袁宏最在前

魏書釋老志謂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未之信了也後孝明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天竺得佛經不過四十二章而已裹楷當桓帝時上封事所引天神獻女於佛李賢注以爲出四十二章經是也今此書具存尚覺平實但就楷所言繹之漢末佛書恐不止此一種若止此一種則楷安得言之娓娓如此又

路粹誣奏孔融謂與禰衡放言戲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爲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爲如寄物甑中出則離矣此等邪說不出佛書而何至袁宏是東晉人言佛經有千萬言則較多於漢世矣然猶未熾盛也王巾簡栖卒於梁天監四年所撰頭陀寺碑李善注所引經僅有維摩經僧釋肇注又序又竺道生注又羅什注華嚴經法華經一名妙法蓮華經劉虯注涅盤經瑞應經勝鬘經金剛般若經謝靈運注大品經泥洹經摩訶摩耶經頭陀經金光明經彌勒成佛經大灌頂經不退轉法經發迹經凡十六部所引論僅有涅盤論僧肇大智度論百法論僧叡師十二法門序凡四部所引律僅有僧祇律曇無羅讖凡二部如是而已若圓覺楞嚴等之精深者猶未著也釋老志又言熙平元年詔遣沙門惠生使西域採諸經律正光三年冬還京師得經論一百七十部行於世事亦見資治通鑑一百四十八卷自魏有天下至於禪讓佛經流通大集中國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則其猥冗支蔓亦已甚矣至唐元裝法師往遊西域十七年有七年窮歷道邦得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以歸貞觀十九年二月六日奉勅於宏福寺翻譯布之中夏見聖教序則較之南北朝蓋

已數倍之自開元以後南能北秀迭爲廢興下迄宋元益不勝其緐矣

秀水朱檢討謂太原縣西五里有山曰風峪風穴存焉中有北齊天保時所刻佛經凡石柱一百二十有六又謂太原傅山行平定山中見洞口石刻佛經林立與風峪等皆北齊天保間刻又房山亦有之隋人刻此三種今皆不可見然皆在魏後不知有出於一千九百一十九卷之外者否（武林盧學士文弨搨得風峪佛經亦未見）

胡廣傳敘次頗倒

胡廣傳自少至老歷敘事實及敘至靈帝立陳蕃被誅代爲太傅時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其下文則云繼母在堂朝夕瞻省言不稱老及母卒居喪盡哀云云其下文則繼以性溫柔謹素常遜言恭色直至陳蕃等朝會避廣時人榮之此段乃是總敘廣一生大略而其下文乃云年八十二熹平元年薨其下則盛稱次後褒贈之榮喪儀之美而結之曰漢興以來人臣之盛未嘗有也以下則又盛陳其著述之富以終之夫八十而有繼母人事之常不足爲怪然則自居喪盡哀云云以上俱是按年順敘之文而性溫柔云云一段實係總敘宜在未嘗有也之下今橫亘其間

敘次顛倒稍覺失倫此蔚宗偶不檢處

刺廣寓於褒頌

西京張禹孔光東都胡廣皆以文學著皆小人之至無恥而享大福者孟堅於張孔直筆詆斥盡醜描摹洵不愧良史矣而蔚宗於胡乃別換一種筆墨冷譏毒刺寓於褒頌誇譽中其黨惡誤國反爲藏過讀之輒爲擊節嘆賞亦不覺捧腹絕倒夫質帝爲梁冀所弒時李固爲太尉與杜喬執議必欲立清河王蒜冀以蒜年長有德恐爲後患貪蠡吾侯志童昏欲立之廣與司空趙戒附會成之是爲桓帝於是李固罷黜卒死冀手而廣卽代固爲太尉廣之罪於是爲大桓帝立亂政亟行後雖誅冀而宦官之權轉盛漢亾實兆於此原廣之心非必欲亂漢也特貪位懼禍耳但鄙夫之誤人國家正爲患得患失使然當時廣若能與李杜同心立清河王無桓則亦無靈矣蔚宗作此傳全用美詞其前但敘順帝欲立皇后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欲探籌定選廣與尚書郭虔史敞上疏諫乃立梁貴人則已明著廣之黨於梁氏矣時權在尚書郭史乃戚宦之黨廣又首先朔議冀勳德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見黃瓊傳及敘至質帝崩之下但云代李固爲太尉錄尚書事以定策立桓帝

封育陽安樂鄉侯夫傾固而奪其位又以定策受封黨惡之罪顯然矣下敘冀誅則云廣坐不衛宮減死一等奪爵土免爲庶人深惡其倖免罪重而所坐輕也（黃瓊傳則云廣坐阿附梁氏）其總敘云其李固定策大議不全大議不全者何謂也至劣之行以蘊藉出之其下卽云在公台三十餘年每遜位辭疾及免退歸里未嘗滿歲輒復升進鄙夫情狀曲曲道破逼讀一遍此傳若有美無刺者而已不啻鑄鼎象之然犀照之且各傳中互見已多矣肆而隱微而彰其范史之謂乎

太平御覽引世說云胡廣本姓黃五月生父母惡之乃置之甕投之於江胡翁見甕流下聞有小兒啼聲往取養之以爲子登三司流中庸之號廣後不治本親服云我於本親已爲路人也世以此爲深譏焉按今世說不載此條疑晏元獻削去之夫求忠臣必於孝子廣之不忠自當不孝而傳中乃稱其朝夕瞻省繼母名高位極而瞻省小節可以爲孝乎又言居喪率禮無愆率禮無愆譽詞入妙此傳故作揚筆而浮泛其語以示意

生平忠言嘉謨只三事一是爲梁氏作地一則駁左雄改察舉制議論凡陋而亦與郭虞史敞同上其與

案此論文辭完美王說非也

二人比周可知又載他人薦廣者只一事而其人亦卽同黨之史敞也蔚宗之筆刻毒至此

總敘稱廣所薦舉皆天下名士而其前又言爲濟陰太守以舉吏不實免其事詳見左雄傳中

班超論有脫

班超傳論時政平則文德用而武畧之士無所奮其力能故漢世有發憤張膽爭膏身於夷狄以要功名多矣案力能之下疑脫落四句

殷人遷洛

楊終傳殷人近遷洛邑且猶怨望此指周公遷殷頑民於洛邑殷民廸慶不靜惟逸惟頗事見多士多方等篇李賢注乃引盤庚五遷將治亳殷亳與洛非一地此注非

風俗通

應奉傳奉子劭撰風俗通以辯物類名號識時俗嫌疑文雖不典後世服其洽聞論曰劭撰著篇籍甚紀異知雖云小道亦有可觀者焉案劭著述今存者惟風俗通前明新安吳琯刻僅四卷予所藏有十卷元大德丁未無錫州守劉平父刻係三衢毛希聖所攜本有太中大夫行都水監李果序比俗刻多且倍之

然由今考之此書卷帙甚富此刻亦非全本卽如李賢注所引出於此刻外者甚多則知佚者多矣劭漢俗儒也風俗通小說家也蔚宗譏其不典又云異知小道可謂知言王充傳云著論衡八十五篇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此與風俗通品題略同尤爲妙解蓋兩書正是一類皆撫拾諫聞郢書燕說也



# 十七史商榷卷三十七

東吳王鳴盛述

## 後漢書九

### 王充稱孝

王充傳充少孤鄉里稱孝案充論衡自紀篇歷詆其祖父之惡且又直呼父名不言諱而盛自誇譽其言如此恐難稱孝此史文之謬者

### 仲長統傳注

仲長統傳統昌言曰漢二百年遭王莽亂民戶殘滅倍乎秦項此下注說平帝時郡國縣邑道侯國及地

東西南北廣袤之數及民戶口數皆據前地理志但道三十四四彼作二地東西九千二百二里二百彼作三百南北一萬三百六十八里萬下彼有三千此脫當以彼爲正

## 臺閣

昌言曰光武忿彊臣竊命矯枉過直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備員而已權移外戚近暨怪異數至水旱爲災皆戚宦所致反以策讓三公至於炊免李賢曰臺閣謂尚書也愚按李注甚確漢世官府不見臺閣之號所云臺閣者猶言宮掖中秘云爾蔡邕傳云司隸校尉諸州刺史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以公府與臺閣並稱所謂宮中府中也蓋尚書令尚書僕射與尚書皆宦者與士人迭爲之權歸於此有事可直達上前故三公無權有事反藉尚書以達于上自成帝以災異令丞相翟方進自殺終漢世三公以災異劾免者至多不可枚舉皆散見諸傳中最爲可笑直至魏黃初二年方詔天地告勿劾三公耳統論切中其弊

黃瓊傳云遷尚書僕射初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居職達練官曹文苑黃香傳云香遷尚書令上疏



案徐防傳防遷太尉安帝即位以災異寇賊策免就國凡三公以災異策免始自防也注引東觀記防比上書自陳過答遜策免是東漢本無此制防以自陳後遜為例且亦僅罷免未有死者王氏云云皆謬

曰臣弱冠特蒙徵用連偕累任遂極臺閣皆謂尚書爲臺閣也又袁紹傳紹檄曹操云坐召三臺專制朝政注云漢官尚書爲中臺御史爲憲臺謁者爲外臺是爲三臺據此則知臺閣者尚書也又酷吏陽球傳舉孝廉補尚書侍郎閑達故事其章奏常爲臺閣所崇信

三國魏志王肅傳太和四年上疏曰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勸各展才力莫相倚仗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是以唐虞之設官分職申命公卿各以其事然後惟龍爲納言猶今尚書也以出內帝命而已夏殷不可得而詳甘誓曰六事之人明六卿亦典事者也周官則備矣五日視朝公卿大夫竝進而司士辨其位焉其記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及漢之初依擬前代公卿皆親以事升朝故高祖躬追反走之周昌武帝遥可奉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人自是陵遲朝禮遂闕可復五日視朝之儀使公卿尚書各以事進

廢禮復興肅立言雖若爲欲汰冗員其實則專爲防
壅閉蓋尚書之官漢以宦者士人迭爲之公卿之權
分于近倖而君臣不相接見上下否隔禍有不可勝
言者王肅所謂事歸臺閣三公備員
而已者也

尚書固爲權要而漢又別有中書爲尚書者士人多
宦者少中書則皆宦者也以尚書與三公對言三公
權不及尚書以尚書與中書對言尚書又不及中書
矣前漢蕭望之傳望之以前將軍領尚書事而宏恭
石顯則中書令僕射也望之卒爲恭顯所殺矣尚書
中書皆管機密出納王命其職皆要而官則微百官
公卿表篇首敘九卿其於少府之屬官有尚書及中
書謁者皆爲屬官其品秩皆不高而表中竝無尚書
中書官也望之官之尊在前將軍而其要則在尚書
故恭顯使張朋告其罪必俟其假歸洗沐方上之要
之士人必不如宦人之尤親密故恭顯終能殺望之
萬斯同補東漢將相大臣年表有尚書令尚無中書
蓋此官侍直宮禁不在朝廷大臣之列其後魏文帝
黃初中改秘書爲中書以劉放爲監孫資爲令各加
給事中遂掌機密見三國志放傳中書令之爲宰相

始於此矣王肅傳注明帝太和中秘書丞薛夏以公事移蘭臺蘭臺自以臺也秘書署耳謂夏爲不得儀當坐夏報曰蘭臺爲外臺秘書爲內閣臺閣一也何不相移之有然則臺閣之名本在尚書也而又屬之中書矣官不論貴賤惟視其職之閑要而閑要惟視時主之意向其制無時不改是以書之史籍紛若亂絲使人眩目因論臺閣連及之

## 柴門

楊震傳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於是柴門絕賓客李賢無注愚謂此柴門與杜詩柴門不正逐江開相送柴門月色新之柴門不同彼謂以茅柴橫木爲門此則當爲杜塞之意說文柴小木散材徐鉉曰師行野次豎散木爲區落名曰柴籬後人別作寨非是宋書柳元景傳程天祚柴未立此正以柴爲寨區落柴籬有杜塞義也酷吏周紆傳紆爲洛陽令令屬吏折辱皇后弟黃門郎竇篤免官後竇氏貴盛紆自謂無全乃柴門自守以待其禍是也

## 奏收彪下獄

震曾孫彪傳曹操誣奏彪欲圖廢置收下獄魏志滿寵傳作故太尉楊彪收付縣獄時彪已以疾罷而天

子都許彪亦在許寵方爲許令縣獄者許縣獄也

修渝淳則

楊彪子修爲曹操所殺而贊云修雖才子渝我淳則愚謂震秉賜彪四世名德彪爲操所忌幾幸得免修當遠去權勢韜晦以避之反爲操謀主總知內外且與丕植親昵又數炫其才於操幸非不幸贊語最爲平允袁宏後漢紀第三十卷言自震至彪皆儒素相承孝友篤誠不忝前列修有俊才而德業之風盡矣意與范氏同

曹騰說立桓帝

永嘉元年沖帝崩李固欲立清河王蒜既已徵至京師而梁冀與太后定策舍蒜而立質帝蒜遂罷歸國及質帝又爲冀所鴆弒則公卿皆歸心於蒜欲必立之乃中常侍曹騰又力勸冀勿立蒜而立桓帝此見於沖質本紀章八王傳及梁冀李固各傳中者也漢之亾實騰此舉爲之而騰養子嵩實生操以代漢曹氏固世爲漢賊者宦官傳敘云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鼎此數言最爲扼要

趙騰

張皓傳順帝卽位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章

下有司收騰繫考案楊震傳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乃安帝時事此乃以爲順帝又彼言河間此云清河彼言騰伏尸都市此言詣諫帝悟減騰死罪一等亦不合

張衡論史

張衡傳衡條上班固所敘不合者又以爲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爲元后本紀又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爲其將然後卽眞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前愚謂衡兩說皆迂謬不可從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前者衡意直謂宜別作更始本紀耳非如今書以更始元二年書於光武紀而更始自爲列傳也范蔚宗固未嘗用衡之謬說

更始雖立而力不能一天下若守臣節則漢業隳矣且伯升首義而更始信讒殺之是固不當臣附王郎既誅遂貳於更始至河北關西略定方建尊號可無慚德乃袁宏後漢紀第三卷宏爲論曰王莽乘權竊有神器劉氏德澤實繫物心於斯時也君以義立更始之起乘義而動號令稟乎一人爵命班乎天下及定咸陽而臨四海清蕩宮而饗宗廟成爲君矣世祖

經略受節而出奉辭征伐臣道是矣然則三王作亂勤王之師不至長安猶存建武之號已立雖南面而有天下道未盡也宏此論竟以光武卽尊號爲大非其迂謬又出張衡之下

馬融傳敘事頗倒

馬融傳歷敘其事至順帝陽嘉間上疏言征西羌之事忤梁冀然後接冀奏融在郡貪濁髡徙朔方赦還復拜議郎以病去官下接融才高博洽云云一段總說一生性行著述下又追敘初融懲於鄧氏遂爲冀



帥奏李固云云其下則接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云云其下則接族孫日磾事云云敘事頗倒錯雜眩目竊謂爲冀帥奏李固據固傳是質帝朝事忤冀而爲其髡徙據冀傳是桓帝元嘉時事於融傳亦宜挨年敘入今以草奏李固抽出另敘又置於總敘一段之下則錯亂眩目殊甚當於敘完言征羌下卽接草奏李固事其下接忤冀事下接累遷南郡太守冀奏免官云云至以病去官下卽接年八十八云云其下接總敘一段其下接日磾云云方明白

蔡質

蔡邕傳邕叔父衛尉質與將作大匠陽球有隙球卽中常侍程璜女夫璜使人飛章言邕質私事注質字子文著漢職儀愚謂邕傳末宜附質事此不言質反不得比馬融之曰磾乎遺漏也

## 十意

邕撰後漢記會遭事流離不及成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注云猶前書十志也又引邕別傳載其上書全文中云臣欲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律歷意第一禮意第二樂意第三郊祀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車服意第六案此下疑脫落四句卽以司馬氏志八篇較此已有五行郡國百官三種爲此目所無且前志所無邕欲著者五而此六者之中僅有車服一種爲前志所無其爲脫落甚明

## 邕無子

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案邕無子孫故云然列女董祀妻傳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

## 馬蔡論贊

馬融蔡邕傳各爲一卷而論分贊合變例也馬論雖貶之實惜之反覆有味蔡論則全是申雪矣贊亦抑馬揚蔡平允而意致深長

延熹四年

周舉傳延熹四年辟司徒李郃府延熹當作延光安帝號

李杜相薦舉

李固爲將作大匠上疏稱侍中杜喬學深行直當世良臣喬守光祿大夫徇察兗州亦奏太山太守李固政爲天下第一君子以同道爲朋豈不然乎二人同傳贊亦並推而論但言固益言固則喬自見矣至云顧視胡廣猶糞土也廣傳皆爲微詞至此則痛詆不能忍矣

盧植傳有遺漏

靈帝崩何進謀誅宦官於是張讓等劫少帝走河津盧植追帝從之此植一生大節傳中宜一見而云詳何進傳今竟無一語而突見論中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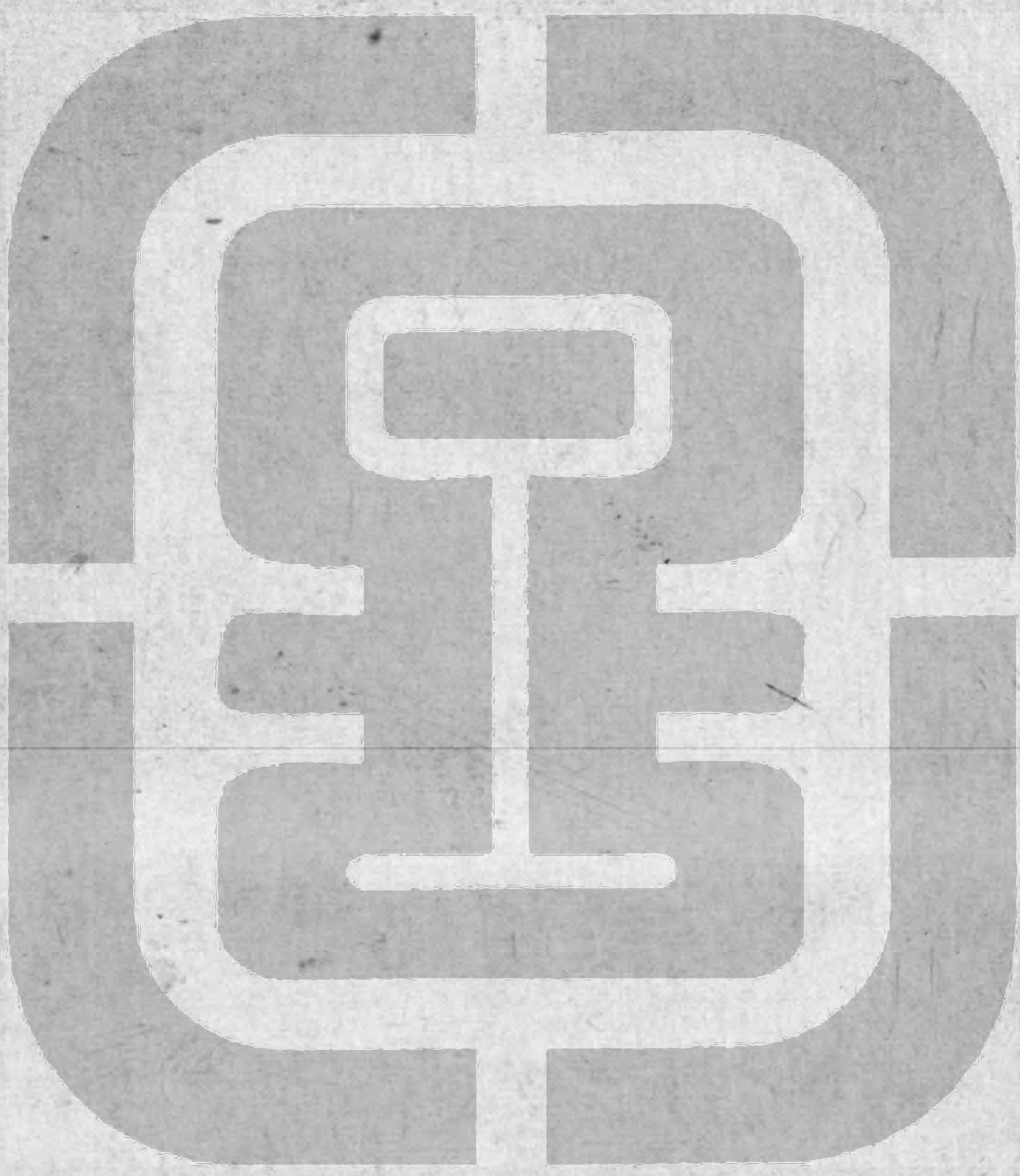
長吏

陳蕃傳蕃爲太尉奏宦官罪宦官疾蕃甚選舉奏議輒以中詔謫郤長吏以下多至抵罪案吏當作史太尉府有長史因蕃抵罪也

陳蕃傳論

陳蕃傳論推明忠義心事悲憤壯烈千載下讀之凜

凜猶有生氣以王允與蕃合傳其與允也至矣

## 鄭公業

王允傳允與司隸校尉黃琬尚書鄭公業等謀共誅董卓此鄭泰而稱其字爲公業者蔚宗沒名泰故諱之太本傳篇首一見其名以不沒其實而仍改泰爲魏志泰之弟渾傳